

# 奶妈

陆建德

好的原因。大哥1957年8月去合肥工业大学读书，妈妈就是在那段时间离开我家的，我已经三半岁了。

奶妈几经转折，进了位于拱宸区的红雷丝织厂当纺织工，还学了一点文化。为了上班方便，她搬到拱宸桥一带居住。对当时的杭州人而言，拱宸桥是个偏远的地方。大概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个星期天，亦即我满二十岁以后，我到延龄路胜利剧院门口搭上了一直往北的一路电车去看她。我家保存的奶妈手写住处是“红雷丝织厂旁”，没有详细地址，好在并不难找，“吴小球”的名字还不是一问三不知的。奶妈住平房（那时杭州还没有棚户的概念），单间，单薄的木板上糊了花纸，门外放着煤炉。她看到我，一脸的灿烂，喜气洋洋地带着我问候周围的邻居，然后跟我约定留下来吃饭就忙开了。那几间披屋大概属违章建筑，上不了门牌。我在1978年参加高考之前，拱宸桥地区就去过这么一次。原红雷丝织厂的厂址现在翻建为工艺美术展览馆，地处当今名声很大的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下次回杭州，一定去参观。

九十年代头两年，我从北京回杭州探亲。有一天外出回建德村，哥哥临安告诉我，奶妈和女儿一起住在环城东路的庆春新村，她们来过，还留下了门牌号码。我转身就去看奶妈，开门的是奶妈的小女儿。她比我大几天，奶妈生下她的时候没有分文收入，不得已回义乌乡下把她送人。改革开放后女儿找到奶妈，恢复母女关系。她比哥哥姐姐能干，做了几年小生意就投进杭州户口，从房管所分到建于七十年代的庆春新村一个小套。再给她一些时日，她肯定会看中设施更好的商品房楼盘，更大的户型，续写新义乌人的成功故事。

房间里笑语盈盈，奶妈把我拉到一位坐着的老人身边，大声说：“这就是建德。”我突然意识到，这位有点耳背的和善长者是她丈夫！

此前我从未见过他，也没有在任何时候想到他，说起他。我父母当年不可能对他一无所知，但他在我家确是一个掩埋起来的话题。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仍然不能回答，凭我这点与年龄相称的理解力，为什么我会多年习惯性地忘记昌山、素贞是有父亲的。奶妈觉察到我的恍惚，用最快的速度告诉我一条好消息：她丈夫加入国民党军队，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按照新的政策，他就属于抗战老兵，非但领有一份工资，还能享受医疗待遇。

那天回家，我立即打听一切关于奶妈丈夫的消息。原来他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姓王（黄？），不知是在哪里被拉去当兵的。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波镇反运动之后，大约在1953年下半年，奶妈丈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了刑，当时奶妈已经怀上了第三个孩子。母亲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聘用了她，纯属偶然，奶妈就凭着那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了她的孩子。我则觉得我家是亏欠她的，雇佣一位哺乳期的妇女，侵害了她最基本的权利。奶妈喂养了我，自己的女儿就只好到乡下吃苦。回想起来，1956年我跌破头皮的那天，奶妈是作为“敌伤人员家属”去潮鸣派出所接受春节前安全训导的。她半途离开，必定得到了批准，日后还会补课。

庆春新村和建德村都已在世纪之交拆掉了，当时普通人还没有电话和手机，从此之后我与奶妈失去了联系，所保存的，只有她在我记忆里的美丽笑容。奶妈不是什么女汉子，但是用海明威的话来说，她有“压力下的风度”。

庆春新村和建德村都已在世纪之交拆掉了，当时普通人还没有电话和手机，从此之后我与奶妈失去了联系，所保存的，只有她在我记忆里的美丽笑容。奶妈不是什么女汉子，但是用海明威的话来说，她有“压力下的风度”。

那年夏天，我十几岁，随母亲去鄞县三桥鲍家村舅舅家度假。母亲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7岁，才去了上海，嫁给我父亲。四表哥见到多年未见的姑姑回家，从航船码头一直相拥着母亲进到家门。他被浙江一所重点大学因成分不好退学还没几年，却已像个地道的庄稼汉了，黝黑壮实，见到自己的姑姑，未言先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母亲喜欢坐在屋檐下看书，四表哥有时会来与她聊天，或听或讲，眼睛里满是谦恭、憨厚地笑着。他那时也还未结婚，从地里收工回来后没事，每天傍晚便带我下河玩水，摸螺抓虾。

有一天，四表哥要为舅舅去宁波城里办事，带上了我。我们沿着河边的石板路走，他东指西点，笑着给我讲稻田、菜棚里的农事。

到了城里，已近中午。在最繁杂的一条街上，我们走进了一家老式的饭店，选坐在角落的一张四方桌旁。菜上来了，四表哥说，这是大汤黄鱼，很鲜的，是最好吃的宁波菜。

盛着黄鱼和汤的碗奇大，但黄鱼的头和尾还超出了碗沿，汤是浓白色的，淹没了黄鱼的身子，汤面浮着黄绿色的咸菜，四表哥告诉我，那叫雪里蕻，腌成咸菜后，配大黄鱼做汤，最好。

我先尝了口汤，极鲜，再蘸一块

文学上有所谓“三部曲”（Trilogy），指的是创作于不同时间的单一主题，多半为一个故事的延伸。譬如华文读者耳熟能详的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金庸“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日本作家宫本辉曾写过《泥之河》《蜷川》《道顿堀川》三篇以河为主题的小说，他却不愿称之为“三部曲”，而只愿称作“三部作”，理由是三篇小说除了都有一条河之外，内容绝无关联，且长短不一，尽管都是小说形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字澄《繁花》《我们并不知道》（即简体版《洗牌年代》）和《回望》三本书，当也可称为“三部作”，尽管三书涵盖小说、散文、传记等不同类型，内容却自有其幽微的延续性。读者按照着创作时间一路读下来，不但可以由虚转实，一步步逼近作者，看到一本好小说是如何炼成？更可剥茧抽丝，想象小说家化实为虚、剪裁绣补时的种种创作心智活动。无论这是有意的企图或无意的巧合，却都是一名读者翻译《回望》时，额外收获的红包彩蛋，尤其你是一名“铁杆金粉”的话。

“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台静农先生生前常以此题句赠人，短短八个字，说明了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大时代里的小齿轮，要不要转？如何转？转哪里去？往往由人不由己，特别是幸或不幸地生于“大时代”

# 筆會

秋风又起

（国画）

陈向迅



谢晋的信札，以毛笔写在红格笺纸上，粗放，道劲，透出一股刚直的笔力。信是写给当年在国立剧专的同窗陈学璇的，一共三通四页，文字间有欣悦，有感念，有问候，充溢着一股暖暖情怀。

其中一通，在感谢陈学璇不憚其烦地为自己送信函给刘校长后，这样写道：“谈您的信，欣慰您在墙报上报道我的一些情况，对我输扬有加，我心中很快慰。然遇誉之处，为之汗颜无地了。既感且谢，拜谢不已！十一月四日，为我校建校二十八年周年纪念之日，我高兴得很，缅怀既往，瞻顾当前，欢颜之至。我以年近多病，卧病山谷，未获回校与同志们聚首谈心，不无遗憾！在我兴奋之下，命笔拟就祝词一篇，供献庆祝！诗中的观点与措辞如有不妥，希为我斧正复擦下，让我再行写过奉上。”

陈学璇，原籍广东广州湾（现湛江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辗转粤、湘、桂、黔至重庆，就读中苏文化协会俄文班。1945年秋，在重庆北碚入读国立剧专。1946年夏协助马国彦导演与香港艺人卢敦等在广州演出洪深新作《鸡鸣早看天》。随后在广州华南文工团、广州市教工话剧团等任演员、编导。1955年，广州

之时。一名上海资本家的女儿与一名江南没落世家子弟在烽火连天的大时代里相逢、相知、相恋，从而结婚生子，组成家庭，却因“大道多歧”，让两人的人生，不时有难——生活的困难，无妄的灾难——理想与幻灭之间，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身为入子又该如何“回望”父母所走过的这一切？该不该说？该隐该现？该说到哪里为止？这又是另一种“人生实难，大道多歧”了。但也因这八个字，我们或许比较能理解1990年此书第一章初稿写成，金字澄为何要先“借‘伯父’、‘伯母’写了我的父母”，直到2013年“我的父亲去世”，始改为“我父亲”“我母亲”发表——多歧实难里，人所真正能掌握也必要斟酌的，无非“际”二字，无论面向时代或家庭的种种关系。

“际”是一种拿捏，所求的无非“精准”。以此回望全书正文三章，金字澄接连变换了三种叙事视角，先是自己以长镜头“回望”父亲与母亲，

# 谢晋的信

陈益

市第二十六中学创建，陈学璇任该校教师、外语教研科科长、工会主席。

尽管谢晋比陈学璇年长五岁，知名度影响力大得多，但称之为“尊敬的学璇老师”，所写贺词也请陈学璇斧正，如不妥将再行写过，谦虚而又真诚。另一通信札，是对休养在家的陈学璇表示慰问。因为自己是“久病伏枥之老骥”，不能造府慰问，送上“微物”三包，希望学璇老师晒存笑纳。不无幽默的笑语，清楚地显示了彼此的深厚情谊。

国立剧专——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是中央戏剧学校的前身之一。1935年创建于南京蒋家巷，抗战中先后疏散长沙，转迁重庆，1939年4月迁徙于四川江安，在江安办学六年。新中国成立后，与延安鲁艺合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谢晋于1941年进入四川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学习，受业于曹

禺、洪深、焦菊隐等名家。1943年中途辍学，到重庆中青剧社当场记，兼演小角色，1948年担任电影《哑妻》助理导演，从此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关于国立剧专，谢晋有一段难忘的记忆。1942年6月，国立剧专第五届毕业生准备公演《哈姆雷特》。这部莎士比亚剧本，还是第一次在我国完整演出，导演为焦菊隐老师。排练是在十分严肃、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那天，正在排练“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场时，谢晋却在后台与一个同学大声交谈，被焦菊隐老师发现了。“谁在后台大声讲话？”一个严厉的声音传了过来。一听是焦菊隐老师喝叫，谢晋马上乖乖地从

# 四表哥的大汤黄鱼

宁白

河，水也不深啊！又过了一会，表嫂也掉入河中死了！一时，传言纷起，至今都无法弄清原因，那条河却已经在前几年干涸了。接连听到亡报的母亲，望着窗外的那一声叹息，深长而沉重。

乡间的事，有时缠绕得让人迷茫。我一直想着四表哥，也一直想着他请我吃的大汤黄鱼。年轻时在北方的森林里插队，吃大碴子粥的时候，都觉得四表哥会从遥远的地方走过来，笑着跟我说，大汤黄鱼要有雪里蕻配搭，才好。

后来，在离宁波很近的城市生活，在专营宁波菜的餐馆特为点过大汤黄鱼，端上来后只见一只平底大碗，四五条小黄鱼躺在碗底，每条三四寸长，汤与鱼身齐平，黄色的咸菜不少，有的藏于鱼底，有的浮于汤面，汤呈灰白色，一点也不浓。尝一口汤，满嘴咸味，黄

让人感受时光的流泻；接着拉近镜头，自行掌控“回望”父亲一生，并借由日记、笔记、书信、文献佐证，乃至不吝拉自己入镜，让画面更加立体多姿，幻化存神；最后则退开隐去，镜头全然交给母亲，由她自己顺序“回望”她的少年、中年，画面素朴平淡，却自有味。这样的镜头变换，区别了“歿”与“生”，“父”与“母”，“静止”与“流动”的差异，使得全书层叠累成，丰赡厚实，让人理解到文学形式的重要性，也见识到小说家身上所流淌的编辑血液。唯一难解的是，向来敏于语言运用的作者，在“母亲”这一部分，几乎没用到“沪语”，这是因为“口述文本”如此或也是“际有答案而乐趣更现。作者的才情真正让“传记”有了“文学”。

1945至1949年，对日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近70年来，

在我写此文的纪录里圈去了“我的祖父金九龄”并加字“后辈子孙，不能直呼长辈之名，你不懂，不许提他”。1991年底，我外祖母在家中去世，父亲时年已72岁，我见他仍恭敬地缓缓跪下身来，为老人家磕头。

深有所感之余，或当更能思索尽管隔有一道海峡，“两岸到底是连续还是断裂？”这一问题。人生实难，有时只因不愿面对、接受、处理耳。

人生随缘，因缘流转。聚散起灭或如时间长河里的“蝴蝶效应”：少年羽翼偶然一拍打，竟埋伏了中年狂暴风雨如晦。也因此，追忆绝非无意义，过去其实还没去。要不，荣格、弗洛伊德又如何自成一家的之言？“我们生命的‘今天’乃过去的延续，倘不时时回顾，‘今天’的我即不具意义。”爱沙尼亚纪录片老导演法拉克·赫斯这几句话，遂也字字有了着落。

静静望着书前所附男女主人翁翁维德、姚云截至47岁、39岁的年表，以及表后“将面临一场更大风暴，经历人生更惊心动魄的磨难”云云，我想起了许多年前写过的这段话。回望，确值一而再！

除了1947年“228事件”由禁忌转红火之外，台湾普通历史教育，几乎没有探究，遑论细说。戒严时代，国民党讳言其“败”，几句话带过，无非“共匪叛乱，政府播迁来台”，连“撤退”两字都不肯说；解严之后，两次政党轮替，让台湾渐行渐远，主动自这一段历史，或说大时代撤退，另作新解，却也讲得不清不楚，若有似无。

《回望》至少弥补了少许空白，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动荡时代里，海峡彼岸一对年轻人的人生遭遇。翻读江南世家子弟如何从进步青年转而而为中共地下党人；资本家的女儿如何蒿目时艰，参与学运，一步步认同共产党的过程，或将不证自明地明白国民党政府所以必须亡命孤岛的原因。大道多歧，拉长时间来看，多半还是人的集体意志在左右着。

更且，无论“父亲”故乡江南黎里或“母亲”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其巷弄街坊、风土人情、礼俗信仰，尤其看到“一直与时代同步”的父亲：

在我写此文的纪录里圈去了“我的祖父金九龄”并加字“后辈子孙，不能直呼长辈之名，你不懂，不许提他”。1991年底，我外祖母在家中去世，父亲时年已72岁，我见他仍恭敬地缓缓跪下身来，为老人家磕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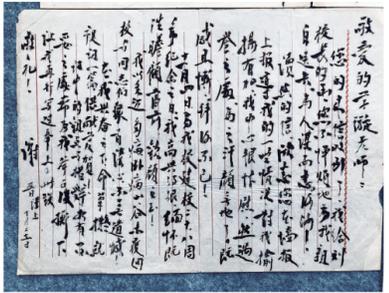
深有所感之余，或当更能思索尽管隔有一道海峡，“两岸到底是连续还是断裂？”这一问题。人生实难，有时只因不愿面对、接受、处理耳。

人生随缘，因缘流转。聚散起灭或如时间长河里的“蝴蝶效应”：少年羽翼偶然一拍打，竟埋伏了中年狂暴风雨如晦。也因此，追忆绝非无意义，过去其实还没去。要不，荣格、弗洛伊德又如何自成一家的之言？“我们生命的‘今天’乃过去的延续，倘不时时回顾，‘今天’的我即不具意义。”爱沙尼亚纪录片老导演法拉克·赫斯这几句话，遂也字字有了着落。

静静望着书前所附男女主人翁翁维德、姚云截至47岁、39岁的年表，以及表后“将面临一场更大风暴，经历人生更惊心动魄的磨难”云云，我想起了许多年前写过的这段话。回望，确值一而再！

后台站到了前台，怯生生地承认：“是我”。“你给我站在那儿！”焦菊隐命令谢晋在台上立壁角。全班同学都紧张地看着他，他满脸通红地站在台角，一直到排练结束。后来，谢晋说：“这次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惩罚，一个教训。它让我明白，排练场是战场，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

谢晋一生从事影剧事业，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他的作品记载了中国重要历史时期老百姓的命运，歌颂了人类的真善美。他所表现的与时代同步发展和追求新求变艺术追求，令人敬佩。今年是他去世十周年，但我深信，谢晋的作品，一百年后还会有人看。



“文匯筆會”  
微信二维码

潮鸣街道派出所那栋楼房还真和我有缘。1971年年初到1973年春，我以“因病留城”的待业青年身份在那里整理、汇编“敌伪档案”，临时工待遇，五毛钱一天。那段工作经历远胜当时能得到的所有正规教育，虽然至今未计入工龄，我还是心怀感激。想一想，没叫一声“芝麻开门”，装满卷宗的宝库自行洞开——装订成册的审讯记录、零零散散的检举信和写了又写、永远写不完的回忆材料。但是在那段时期，我不会想到派出所二楼朝北档案室可能夹了奶妈半条命。

母亲也对奶妈失望过。我经常哭闹，母亲多了一个心眼，乘奶妈喂奶的时候，在旁边听着，发现我吮吸得很吃力，原来奶妈也是奶水不足。于是妈妈意识到，奶妈应聘时跟她说过的话，不全是真实的。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她们之间的一问一答如何进行？妈妈后来对我说说的无非是奶妈太苦，不忍心换人，就让我再补吃一点牛奶。奶妈哺乳我的时间不长，断奶后妈妈没让她回家，留她做帮工，还不断送给她各种物品。这应该是我懂事时奶妈不断说我母亲良心

爽之感。尝一口汤，只是咸，蘸一块鱼肉，又紧又粗，不似黄鱼般细嫩。有人说，这是白果子鱼呢！现在海里捕不到大黄鱼了。仔细看，鱼皮灰褐，鱼肚灰白。我一下子想起来，小时候，家里买不起黄鱼，母亲常买便宜的白果子鱼红烧给我们吃，我们喜欢的还是红烧鱼汤的咸甜，而鱼肉的木呆之感至今不忘。

车过鄞州区（原鄞县）地界，突然看到一座庙宇，是甘露寺，门变大了，殿也高了。这是离母亲的鲍家村很近的那座尼姑庵。

下车寻村去！早知鲍家村面临拆迁，没想到这里已高楼拔起，工地一片。终于找到了舅舅的家、母亲的出生地，却已是断墙残壁、瓦砾成堆。村口的那座石桥还在，桥下无水，乱石铺展。看清了，河床与桥面仅两三米高，四表哥和他的妻子都是在这座桥上坠河而亡的。

我在桥上呆坐良久。当年，舅舅就是站在这桥上，背对西下的夕阳，一遍遍地叫唤，让仍在河里扑腾的四表哥和我回家吃晚饭。我在这里想着四表哥命运的乖舛。他当年给我说的那些农事，让我觉得，故乡的美，就在这河两岸伸展开去的夏日的田野里……现在，河都没有了，他的大汤黄鱼，会不会也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呢？